稗海 二十

玉泉子
樂善錄 上下

漢書門 類
三一五七 號
一四 函
一二 架
一〇〇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一五七 號
一〇〇 冊
三七〇 函
一一九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20)
函號 370 44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玉泉子

唐　著　明會稽商濬校

裴晉公度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於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卽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也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恠之夜半

日本政府圖書
林氏藏書
淺草文庫

飲酣左右復白以印存焉度不荅極歡而罷或聞度以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臨事不撓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奬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絶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制禮部放牓先呈宰相會昌

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荅曰安問所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起於是依其次而放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牓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牓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喫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赧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等登豈非

箏之聲乎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恒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權要束手德裕嘗爲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元和初黜八司馬韋執誼崖州韓泰處州柳宗元永州劉禹錫朗州韓曄饒州凌準連州程异郴州及
咸通中韋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戶崔

沆循州李瀆繡州蕭遘播州崔彦融雷州高湘高州張顏潘州李貺勤州杜裔休端州鄭彦持義州李藻費州內繡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廻初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既出高州湜雅與路巖相善見巖陽救湘巖曰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劉瞻志欲除巖溫璋希旨別製新枷數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緘密其計泄焉故居巖之後湜既知舉而問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已潛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即託湜以五人湜

喜其數寛形於顔色不累日十人勅下湜未之知巖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恵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之湜竟依其數放焉湘到任憒湜不佑已嘗賦詩云唯有高州是富家之句焉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遠中衢恣爲厖石所擊故京兆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薛能自尚書郎權京兆府事李蟥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厖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防送巖有慚色懿宗晩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邀近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率多仇隙附麗之徒釣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詞中外騰沸其實未然也始巖在淮南與崔鉉作度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爲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得老去皆如所言

鄧敞封敖之門生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勢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

出門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寧斬一弟乎時敞已婚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迹敞顧已寒賤必不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而歸將及家紿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駈其輜橐直入即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幙雜物列於庭廡之間李氏驚曰此何爲奴曰夫人將到令具陳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爲即撫膺大哭頓之牛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鄧郎寧忍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方牽挽其袖而止後敞以秘書少監分司慳吝尤甚黃巢入洛避亂於河橋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從事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爲群盜所得

杜郊公悰爲小兒時嘗至昭應縣與群兒戲於野忽有一道士獨愛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既去悰即詣之但見荒涼他無所有獨一殿巋然存焉内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黒色至是詳觀其像頗類向者所見之道士乃半面爲漏雨所淋故也

夏侯相孜與王生同在場屋王生有時價孜且不侔矣嘗落第偕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焉酒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三秀才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雅如有德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往來筆札累十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挈之以謁孜孜既見問其所欲一以依之卽召諸從事以話其事

崔殷夢瓌宗人瑶門生也夷門節度使龜從之子同年首冠於瓌瓌白瑶曰夫一名男子餙身世以爲美也不可以等埒也近歲關試内多以假爲名求

適他處甚無謂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舊轍瑶大以爲然一日瓌等率集同年詣瑶起居既坐瑶笑謂瓌等曰昨得大梁相公書且欲先輩一到駿馬健僕往復當不至稽滯幸諸先輩留意瓌以坐主之命無如之何

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闈內嘗宴於曲江醉寢於别榻衣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鐐之子因茂視之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固問且欲戲之日休童僕劇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其橐笥皆皮時人傳之以爲口實

日休嘗遊江湖間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親也或諸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旦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來否鸚鵡洲在此即黄祖沉禰衡之所也舉席爲之懼日休雨涕而已

裴勛質貌么麽而性尤率易嘗與父坦會飲坦令飛盞每屬其人輒目諸狀坦付勛曰矮人饒舌破車

饒楔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粱上鷰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又慈恩寺連接曲江京輦勝景每歲新得第者畢列姓名於此勛嘗與親屬遊見其父及第牓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也其輕薄如此

盧隱李峭皆濟帥王鐸之門生前後黜辱者數矣隱峭物議以為袒席不脩隱以從兄擕為相特除右司員郎右丞崔沆不聽隱上省仍即見擕於私第擕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員外前日入省時議未息今復除糾司員外省中固不敢辭他曹惟相公命擕大怒馳入曰舍弟極屈即當上陳既上沆乃求假擕即時替沆官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郎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為右丞李景溫揖焉迨右司之命景溫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時諫官亦有陳疏者擕曰諫官似狗一個吠輙一時有聲

白敏中為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為子壻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為宰相願求為我壻者多矣已既

姓曰又以侯氏兒爲壻必爲人呼作白侯耳敏中爲之止焉

李相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鎭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福卽指所獻之女奴也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者福卽僞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卽白以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福既紿以疾爲言卽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卽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當其分所苦者虚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之

楊希古靖恭諸楊也朋黨連結悉相期以死權勢燻灼力不可拔與同里崔氏相埒而叔季過之希古

性行誕僻初應進士舉投丞郎以所業丞郎延奬之希古起而對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蟠爲希古所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之子弟以文求名者太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之於先進靡不私自衒鬻以爲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頽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於第陳列佛事雜以幡蓋是謂道場者每凌晨輙入其内以身俛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内遍如厠必撤衣無所有然後高履以往

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内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蓋一枝稍短爾

苗躭以進士及第因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意謂將來通塞可以響卜即命兒姪洒掃廳事設几焚香束帶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聞日晏有貨枯魚者至焉躭復祝其至而諦聽之其家童連呼之且挈魚以入其實元無一錢良久

方出貨者遲其出因怒之矣又兒或微刲其魚貨者視之因罵曰乞索兒終餓死爾何滯我之如是耶初躭嘗自外遊歸途遇疾甚不堪登降忽見輦棺而過者以其價賤即僦之寢息其中既至洛東門閽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躭恐其訶已徐荅曰衣冠道路得貧病不能致他輿奈何恠也閽者退曰吾守此三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柩後躭亦終江州刺史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即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廻如今妾已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而去竟登第而返

趙悰妻父爲鍾陵大將悰以久隨計不第窮悴愈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謂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悰得非君之壻乎曰然乃告之適

報至巳及第矣即授所持書乃牓也將遽以牓奔歸呼曰趙郎巳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幛相與同席竟以簪服而慶遺焉

李訥除浙東路出淮楚時盧罕方為郡守訥既至適值元日罕命設將送素膳於訥訥初見欣然迨覽狀乃將名與訥父諱同訥建子也雅性褊急大怒翌日僅旦巳命鼓棹前去罕聞之急命駕而往舟巳行矣罕知其故遂謝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謹咎之訥去意益堅罕度不可留怒曰大約下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

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楊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為狹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趙顓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溫氏偶問誰氏左右以勗對之溫氏遽出廳事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為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遂無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

笑久之方得解脫暠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夢為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於兄弟床前果失一隻履旦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

杜宣猷大夫自閩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送閹人所謂私白者閩為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閹已下桑梓多係閩焉時以為中官藪澤宣猷既至每寒食節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於諸閹塚墓所謂洒掃者也故時號為勑使看墓

故相晉國公王鐸為丞郎李蠙時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斛計七百京國米價斛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斛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民無至者故也於是識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

賈相躭在滑臺於城北命築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使人於鑿所偵之果有一老父來觀問曰誰鑿此井曰賈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躭聞之曰吾井太大惜哉

翁彦樞蘇州人也應進士舉有僧與彦樞同鄉出入故相國裴公坦門下以年老優恤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坦主文柄入貢院子勛質曰議牓於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擬議名氏迨與奪逕路僧悉熟之歸寺而彦樞詣焉僧問彦樞將來得失之耗彦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彦樞謂僧戲已荅曰第八人足矣卽復往裴氏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耶郎君知舉耶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剗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悉由郎君侍郎寧偶人耶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卽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讐曲折必中二子

所請勛等大懼即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道老矣何用金帛爲有鄉人翁彥樞者陡要及第耳勛等即列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勛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道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一無差忒

袁保衡嘗訪同人家方坐有李鉅新及第亦繼至保衡以其後先匿於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袁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成事甚自得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洎保衡尚主爲相李蠙鎮岐下鉅新方自山北舊從事辟爲又保衡初既登第獨孤雲除西川辟在幕中樂籍間有佐酒者副使李甲屬意時久以逼於他適私期迴將納爲保衡既至不知所之祈於獨孤且將解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輒以語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携其妓以去李益怒之屢言於雲雲不得已命飛牒追之而迴無何堂牒追保衡赴闕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懼之矣不日保衡復入翰林李聞之登時而卒

崔鉉元畧之子京兆參軍盧甚之死鉉之致也時議
究之鉉子沆乾符中亦爲丞相黃巢赤其族物議
以爲　甚之報焉初崔鉉雖諫官婚姻假廻私事
也甚雖府職乃公事也相與爭驛廳甚旣下獄與
宰相書則以己比孟軻而方瑄錢鳳旣朋黨宏大
莫不爲之盡力甚出於卑微加以鉉亦瑄之門生
方爲宰相過而誣罔瑄曰左補闕出爲翟陽宰甚
行及長樂坡賜自盡中使適廻遇瑄囊出其喉曰
此盧甚結喉也瑄甚不懌京城不守崔氏諸子並

血其族嗚呼謂天蓋高何其明哉

鄭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群盜奄至即以
所有金幣羅列岸上而任盜賊自運取賊一不犯
曰但得侍御小娘子來足矣其女有姿色賊潛知
之矣骨肉相顧不知所以荅女欣然請行其賊即
取小舟載之而去女謂賊曰君雖爲偷得無所居
與親屬乎然吾家衣冠族也旣爲汝妻豈以無禮
見逼若達汝所止一會親族以託好逑足矣賊曰
諾又指所偕來二婢曰公旣以偷爲名此婢不當

爲公計不若歸吾家賊以貌衾詞且順顧已無不可者即自鼓棹載二婢而去女於是赴江而死

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而荅曰嗣復昔與劉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杜余字中立少年時贍於財産宅無所求其所與遊者徒利於酒肉其實蔑視之也一日同送迎於城外逆旅客有會相者歷觀諸賔侶獨指中立曰此子異日當爲將矣一座大笑中立後尚眞源公主竟爲滄州節度使初李琢之出鎮旗竿道折乃鑁殺其執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琢竟無患而中立卒焉豈煞之可以應其禍哉

李蠙與王鐸進士同年後居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已後之路巖出鎮益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愛焉洎崔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於恩地將命鐸爲蠙陰知之挈一壺酒請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相攀也願先是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飲鐸妻

氏疑其堇焉使女奴傳言於鏵曰一身可矣須爲
妻兒謀蠙驚曰以吾酒爲鴆乎即命一大爵自引
滿飲之而去
牛庶錫性靜退寡合累舉不第貞元元年因問日者
君明年狀頭及第庶錫但望偶中一第殊不信也
時已八月未命主司偶經少保蕭昕宅前値昕策
杖獨遊南園庶錫遇之遽投刺并贄所業昕獨居
方思賓客甚喜延之語及省文卷再三稱賞因問
外議以何人當知舉庶錫對曰尚書至公爲心必
更屈領一歲昕曰必不見命若爾君即狀頭也庶
錫起拜謝坐未安忽閽馳馬傳呼曰尚書知舉昕
遽起庶錫復再拜曰尚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
聞斯言昕曰前言已定矣明年果狀頭及第
故相盧携爲監察御史中丞歸仁紹上初日傳語携
曰昔自浙東推事廻鞶袋中何得有綾三千匹請
出臺後自郎官除洛陽縣令改鄭州刺史以諫議
入至京除兵部侍郎携自洛陽至相臺百數日曰
間何不見歸侍郎或對之云自相公大拜請假携

郎除仁紹兵部尚書人情大洽

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選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啣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猫皆云鼠報

魯國公孔緯入相後言於甥姪曰吾頃任兵部侍郎與王晉公鐸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上後巡廳謝晉公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與相公杜邠公悰充弘文館學士判事暮春留看牡丹於新廳内杜曰此廳比令無逸（無逸邠國之元子降州刺史）修之止要一間今壯麗如此殊不知非久須爲灰燼余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余曰明公將來亦據此坐猶或庶幾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觀之則邠公之言其大槩驗矣時昭宗纂承孔緯入相朝廷事體掃地無餘故緯感昔言而傷時也

馬惣爲天平軍節度使暇日方修遠書時術人程在旁惣隱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慘慼不類於常程

不敢驚乃徐起詣其左相元封語之俄而召元封屛人謂曰異事異事某適所詣嚴邃崇宏王者之居不若也爲人導前見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階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見因留連曰佑之此官亦人世中書令耳六合之内靡不關聞久處會劇心力殆倦將求賢自代公之識度誠克大用況親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惣固辭至於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願則且歸矣然二十年當復相見惣既寤大喜其壽之遐遠自是後二年而薨豈馬公誤聽抑姑增年以悅其意耶

李克勤爲大理卿昭宗在華州時鄭縣令崔鑾有民告舉放絁絹價刺史韓建令計以爲贓奏下三司定罪御史臺刑部奏罪當絞大理寺數月不奏建問李尚書崔令乃親情耶何不奏克勤曰禆公之政也韓云崔令犯贓奈何言我之過也李云聞公舉放將數萬矣韓曰我華州節度使華州民我民也李曰華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爾則鄭縣民乃崔令之民也建服其論乃捨崔令罪止責授

潁陽縣尉

舉人李文彬受知於舍人紇干洎有同時今京兆府司錄賀蘭洎卒彬因謁紫微問今日有何新事對曰適過府聞紇干洎卒洎曰莫錯否彬曰不錯洎曰君又似共鬼語也拂衣而入彬乃悟蓋俱重姓又同名而誤對也

省郎張廷之有疾過詣趙鄠胗脈說其疾宜服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盃仍謁梁新說與鄠皆同過此即卒自飲此酒後所疾尋平他日爲時相邀飲堅

虐百盃訴之不及其夕卒時論謂之二妙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碁之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閲覽碁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輒已窺之而碁侶不悟翌日呂請碁處士他適内外人莫測碁者亦不會仍以束帛贐之如是十年許呂疾亟命兒姪列前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碁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當日一碁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慮其憂畏終不言又恐汝輩減裂於知

聞言畢惘然長逝

夏侯孜爲左拾遺常着桂管布衫朝謁開成中文宗無忌諱好文問孜衫何太麁澁具言桂管産此布厚可以禦寒他日上問宰相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今之顔冉上嗟嘆亦効着桂管布滿朝皆倣之此布爲之驟貴也

李德裕退朝多與親表裴璟破體笑語詢以新事李問更有何説裴云別無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官出牧湖州飲餞郵亭人客甚衆有倉部白員外末至崔駙郎中作録事下籌白自以卑秩入乘凌競更固辭上次酌四大器白連飲三器訖飲一器持之而請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別無事但何必要到處出頭惱白踉蹌仆於下座竟不飲而去坐中有笑者有縮頭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未李大怒曰何由可奈弟斯言果有之乎曰固然又問弟知白員外所止否璟曰知其某坊某曲李曰爲某傳語曰員外請至宅白捧命又憂恐比至李曰久欲從容中外事屏然旬朔不要出人事

既而白授翰林學士崔騈汾州刺史續改洛州刺史流落外不復更遊郎署終鴻臚卿

李德裕在中書嘗飲惠山泉自毘陵至京置遞鋪有僧人詣謁德裕好奇凡有遊其門者雖布素皆接引僧白德裕曰相公在中書昆蟲遂性萬彙得所水遞一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有惑也敢以上謁欲沮此可乎德裕頷之曰大凡爲人未有無嗜者至於燒汞亦是所短況三惑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不許弟子飲水無乃虐乎爲上人停之即三惑馳騁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貧道所謁相公者爲足下通常州水脉京都一眼井與惠山泉脉相通德裕大笑曰真荒唐也曰相公但取此泉脉德裕曰井在何坊曲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因以惠山一甖昊天一甖雜以八甖一類十甖暗記出處遣僧辨折僧因啜嘗取惠山昊天餘八瓶同味德裕大加奇嘆當時停水遞人不告勞浮議乃弭

崔蠡知制誥丁太夫人憂居東都里第時尚苦儉嗇

四方寄遺茶藥而已不納金帛故親賓至家不異寒素雖名姬愛子服無輕細崔公卜兆有期一日宗門士人請謁於蠡閽吏拒之告曰公居喪未甞見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門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兆之日願一見公公聞之延入與語直云知公居縉紳間清且儉太夫人喪事所須不能無費某已忝孫姪之行又且資貨稍給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蠡見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納其意終却不受此人調舉久不第亦頗有屈聲蠡未幾服闋拜尚書左丞知舉禮部此人就試蠡第之為狀元衆頗驚異謂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獻藝由善價成名一第可矣首冠未可以是人有詰於蠡者荅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狀頭是其私恩所致耳以前事告之於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

崔珙為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中書舍人崔荆為庶子分務謁珙珙不為見荆乃求與珙素善者使候間之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復詰之居守益忿曰誓不與此人相面且人為文詞言語豈可以珙兄弟

作假對耶荆終不諭親族咸憂慄不安甥姪中有
頴悟者探取荆文集許之乃掌制日貶崔球爲撫
州邵丞云貪緣鴈序鼓扇澆風荆因爾感疾

劉贍之先寒士也十歲許在鄭絪左右主筆硯至十
八九絪爲御史西巡荆部商山歇馬亭俯瞻山水
時雨新霽巖嵐奇秀泉石甚佳絪坐乆起行五六
里曰此勝槩不能吟咏必晩何妨卽停於亭欲題
詩顧見一絶染翰尚濕絪大訝其佳絶時南北無
行人顧左右但向來劉景在後三二里公戱之曰
莫是爾否景拜曰實見侍御吟賞起予輒有寓題
引咎又拜公咨嗟乆之而去比廻京闕戒子弟涵
瀚已下曰劉景他日有奇才文學必超異自此可
令與汝共處於學寢饌一切無異爾輩吾亦不復
指使至三數年所成文章皆詞理優壯凡再舉成
名公召辟法寺學省清級及生贍及第

杜黃裳知貢舉閹尹樞時名籍籍乃微服訪之問場
中名士樞唯唯黃裳乃具告曰某卽今年主司也
受命乆矣唯得一人其他相煩指列樞聳然謝曰

既辱下問敢有所隱卽言子弟崔元略孤寒有材藻令狐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樞狀頭及第試珠還合浦賦成或假寐夢人告曰何不序珠來去之意既寤乃改數句及謝恩黃裳謂之曰序珠來去之意如有神助

李回之爲御史中丞也時會昌中王師討昭義久未成功賊之遊兵往往散出下剽掠荆洛懷孟又發輕卒數千僞爲群臣散漫山谷以啗官軍官軍自遠見之乃分頭掩捕因不成列且無備焉於是短兵接鬭蹂踐相乘凡十數里王師大敗是月東都總統王宰石雄皆堅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相李德裕等謂之曰王宰石雄不與朕殺賊頻遣中使促之尚聞逗撓依違豈可使賊黨坐至東都耶卿今日與朕晩歸別與制置軍前事宜奏來時宰相陳夷行鄭肅拱默聽命德裕至中書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上意曰中丞必一行責戎師蚤見成功愼無違也回刻時受命於是具名以聞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爲催軍使不能盡知敢以爲

請帝曰可即日李回自右銀臺戒路有邸吏五十導從至于河中援轡以進侯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召行二帥至翼城東道左執兵如外府列校迎候儀回立馬受起居寒溫之禮二帥復前進數步磬折致詞回擊鞭亦不甚顧之禮成二帥旁行俛首俟命回於馬上厲聲曰今日當直令吏安在郡吏躍馬聽命回曰責破賊限狀來二帥鞠躬流汗而退請以六十日破賊過約請行軍中令於是二帥大懼親率軍鼓之士卒齊進凡五十八日拔潞城梟劉稹首以獻功成回復命後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蒸之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阻暴雨投村舍避之隣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僮看舍蒸牽驢庇於簷下時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客可去矣蒸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蒸已謝媿

再三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客某又礙夜前去不得甚憂惟乃不意過禮週旋何以當此公曰某家貧無以待賓慚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祗奉耶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爾言之過矣老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領節鉞勉自愛也業既數年不第從戎幕矣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使業㠯討党項功除鎮武汾涇凡五鎮麾鉞一如老翁之言

丞相鄴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泊荊楚間嘗半酣靸履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枕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荊南遂買此宅

文昌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臯爲城都館驛巡官忽失意臯逐之使作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就限去靈池六七里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引更

呼曰太尉來就及郭門兩炬皆滅先時韋皐奏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爲禮部員外郎與日者從容文昌入謁日者匿於簾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爾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吏部郎中

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嘗呼爲張底後會量數事意出人右湜驚美之謂同列曰知否張底後乃我輩一人此終是坐處湜死後十餘

年河東竟爲中書令

李抱真之鎮潞州軍資匱缺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人所敬服抱真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即潜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申言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坐執鑪對衆說法抱真率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於其

旁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
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眞容遣人塡塞地道俄頃之
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
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以貯焉

長興于相悰與舉人裴丘友善丘有一古鏡所常寶
者悰布素時曾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
類此其鏡旋亦墜矣

宣平盧大傅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遊芍
陂見里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朶已傷器刃矣言
陂中得之盧公後從浙西回使淮復詰於相國李
德裕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遍尋於江渚間亦
終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朶蓋神異耳

集賢韓泉名父之子雖教有方而性頗暗劣及爲校
理史傳中見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悞歟
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有諫院
不受

牛僧孺鎭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衆云豢
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

有之果龍也强駈之必慮爲災難制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溢漂溺萬戶處士遯罪亦潛去十年有人於他處見猶在

杜紫微頃於宰執處求一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爲炎下大及宣宗以光王龍飛於古文光字實從火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耶

又宣宗在藩邸嘗從駕迴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跱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巡警吏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虞至此方困且渴若爲我求水警者即於傍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良乆起舉甌將飲顧視甌中水盡爲芳醪矣上獨喜自負一舉甌已而體微煥有力步歸藩邸後即帝位

裴均僕射之鎮襄州也鄭滑館驛巡官裴弘泰光聘至驛值彼大宴客司漏名及設定令人召屈遂奔至均大不悦因責之曰君何後來大涉不敬跱酒

已數籌弘泰曰都不見客司報宴非敢怠慢然叔
父檢罪請盡飲在坐器物仍欲乞飲盡賜弘泰上
件器物可否合坐皆壯之均亦許弘泰弘泰遂次
第揭銀器飲之飲訖即寘懷中須臾盈懷盤中餘
一銀醞受一斗已上其酒亦滿弘泰捧之而飲均
亦令人吏去醞覆中飲訖踏其醞抱之而出請壯
索馬歸驛均以弘泰飲酒必過量所傷憂之使吏
問飲後所宜使者方見弘泰戴紗帽於廳上秤器
物正重二百餘兩均不覺大笑廻車贈賞甚厚

太保令狐相綯出鎮淮海日友使班蒙與從事俱遊
大明寺之西廊覩前壁所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
光泉深尺一點去氷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
四柱烈火而然除却雙勾兩日諸寮佐幕顧駐足
久之莫能辨解獨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
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
氷傍水字也二人相連天字也不欠一邊下字也
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也兩日除雙勾比字也得
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曰黃絹之奇

智亦何異哉歎矣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
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乹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文會話云頃在京
寄靑龍寺日有客嘗訪知寺僧屬其忽遽不暇留
連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後至復來復阻他日頗
有怒色題其門而去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
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詳有沙彌頗解
衆問其由曰龕龍去有合字存爲時日隱有寺字
存爲敬文不在有苟字存爲碎石入沙有卒字存
爲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訪杳無蹤矣
客云合寺苟卒沙彌乃懿皇朝雲皓供奉是也
昔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峯
茶可惠三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退還明年
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德裕閱而受曰此茶
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内以銀合
閉之詰旦因視其肉已化爲水衆服其廣識
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有兒俗號
王酒胡居於上都巨富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

門昭宗又詔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
乃扣新鐘一撞捨錢一萬貫命大臣請各取意而
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文者即打一槌齋罷王酒
胡半醉入來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於西寺運
錢十萬貫入寺

韋保衡欲除裴修爲省郎時李章爲左丞韋先遣盧
望來申意探其可否李曰相公但除不合先問某
盧以時相事權設爲所沮則傷盛重因勸韋勿除
郎中

南卓與李修古親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嘗輕之李俄
受許州從事奏官勑下時許帥方大讌忽遞到開
角有卓與李書遂執書喜曰某與南卓二十三表
兄弟多蒙相輕今日某忝爲尚書賔幕又奏署勑
下遽與某書大奇及啓封云即日卓死老不死生
見李修古上除自帥請書合坐大笑修古大慙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作容管觀察使畋生於桂
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下
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曰他日願以桂兒

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神策軍中亞巳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於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黄巢之入長安思恭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凊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畋所畋葬近西門墳陌皆造二壟焉吊者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崔鄲爲京兆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醉突飲舉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孜爲戸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譙公曰若不曾歷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糾來要下籌且啟爵取三大器物引滿飲之良久方起決引馬將軍至斃崔出爲賓客分司

鄭餘慶淸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諸朋朝官數人會食衆皆朝僚以故相重望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嚣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家爛蒸去毛勿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逡巡舁擡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食

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食㕠諸人
强進而罷

文宗命中使宣兩軍中尉及諸司使内官等不許著
紗縠綾羅布其後駙馬韋處仁冠布夾羅巾以進
上曰本慕卿門戸清素故俯從選尚如此巾服從
他諸戚爲之卿不須爲也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求鹽鐵使
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
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楊仁實劉敦儒拾遺李[illegible]

讓薛廷老等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後之
有遷其途實繁自宰相翰林學士三司使皆有定
價因此致位者不少近又縣令録事參軍亦列肆
鬻之至有白身便爲宰相者然所至多爲四方諸
侯不放上有以知其來也俾不遵王命抑有由焉
豈時之重利耶抑諫省任非其人耶未嘗以一字
整頓頹綱深所未喻

裴晃代杜鴻漸秉政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晃顧子
弟喜見於色其嗜財若此晃性本侈靡好尚車服

名馬數百金者常十匹每宴賔客滋味品極坐客
有昧於名者
崔安潛東洛掌選人有不能顯其姓名竊顧雲啟事
投獻者崔公不之知大賞嘆召之與語便注一起
資縣令後有人白之崔公方悔
馮兗給事親仁坊有宅南面山亭尤多養鵝鴨及雜
禽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雀省
鄭光除河中節度宣宗問曰卿在鳳翔使官先是何
人曰馮三上不之會樞密使奏曰是馮袞臣曾充

使至彼知之上曰便與馮三爲副使及罷河中歸
又詔對曰卿在河中斷大事時如何光對曰臣須
開始得又更對他事曰不得臣須裂始得上笑後
朝臣每遇延英入閣使對多以開裂爲號時裴司
諭郎中爲節判頃客於河中到使院裴曰某在身
官爵爲尚書剗盡所謂不以本官呼之也
光在河中日遇國忌行香便與判官及屈客寺中宴
飲徵令時薛起居保遜爲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
令身上取一果子名朧臍他人皆盡思不得至薛

乃還令曰脚杏滿坐皆大笑

李據宰相絳之姪生長綺紈曾宰字於澠池皆以門廕也不知書因節歳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歳猛獸驚人漁網至寛踪而不漏後又祇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黄昬須到夜即平明放歸祇承人並不敢去又判决祇承人云如此痴頑豈合喫杖五下或語據曰豈合喫杖不合喫杖也李曰公何不會豈是助語共之者也何別哉

玉泉子　終

樂善録卷上

宋　李昌齡著　明會稽商濬校

劉承勲事江南爲德昌宮使李氏金帛多在德昌文簿淆亂不可勾考劉既專宮事乃盜用無筭侍妾數百富於一時及李氏歸朝劉失職破敗晩年乞食街中凍餒而死方其富貴之時安知有今日事

潘謨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色身爲亂兵所獲獻于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歸婦

女殺一人以食調鄭曰女懼乎鄭曰此身願早充
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汚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
文徽查將以薦枕鄭大詈曰王師吊伐義夫節婦
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
爲國上將當有以表率群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
禮于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
而付之夫鄭氏節操凛凛雖二將虎狼終不可犯
有臨南海太守見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爲率過其數
則投先到者於海乃奏白於朝云所以不殺而宥
之遠方者欲生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矣不
若量移先到者入内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上亦
感悟遂可其奏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
不甚惡春州近在内地至者無生還宜以多遜改
竄春州外示台座寛貸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不
荅後符坐事貶出上欲再貶嶺外普遂上以符知
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

周世宗性慘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

於已以營救之賴全活者十七八人淮南之役所獲敗卒九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隷軍鋒刃之下無横死者魏雖起自刀筆終能致位丞相與夫歸罪於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顯也宜哉

何仙姑在世間時一主簿忽得天書字不可識以問仙姑姑曰天書言主簿受金十兩折禄五年

曹彬攻金陵與諸將焚香為誓曰克城之日幸無妄殺一人明日城下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而彬之子孫至今貴盛翰死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夫二將成功雖一然用心相遠故其報亦異

安州司法秦光亨者方在母胎時其舅陳遵兩夕連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告其狀甚急遵寤而思曰姊方孕且產期伊邇豈意不樂多子而欲殺是兒耶馳往視之則兒果已覆在水盆中矣遵救之乃免

江南李後主獵於青龍山一牝狙墮網見主雨淚屢指其腹若有所告主大惻戒虞人守而勿殺是夜

果生二狙

蔡順事母以孝聞母死未葬適里中火災順伏棺號哭火乃越燒他室古初父喪未葬鄰家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廉范其父死於蜀范迎父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棺浮沉人鈎求得之療救僅免三人一念爲親雖蹈水赴火猶不爲害信哉孝德之可以感通神明也如此

竇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脩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逃寫劵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又嘗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黎明復入院以伺失者果一人涕泣而至公問其故曰爲父犯大辟遍告諸親貸得此物用贖父罪昨暮失去不復贖矣公驗實還之更有所贈又內外姻婭有喪不能舉有女不能嫁者公一切周旋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周急家尚儉建書院四十間藏書萬卷延文行師儒有

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是以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實一時標準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偁參知政事僖起居郎

王延範爲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諷朝廷事一日以事杖張知霸知霸憾之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協遂詣知州告其事徐以聞奏太宗遣內侍閻承翰會副使李琯與徐雜鞫之抵罪籍收其家藁葬南海城外壙土

色如紫纖草不生禽鳥不泊後徐知潞州白日坐廳忽見延範彀弩射之矢自頸出於頤驚呼走入是夕瘍生於頰旬餘潰而卒

趙韓王嘗久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徃咎道士姜道玄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何寃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寃者爲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

堂吏趙白交通事露迹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王清化修西太乙宮有古塜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三乞勿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感夢一大官召謝之不數日遂賜紫人有平夷塜墓以廣園宅者豈獨無禍張十五本衣冠後園中有一古墓張貧發取其物夜聞語云有少物幾被刼去張次日又畢取銅鏡等物因茲日號叫殺人遂患腫毒死謂枯骸無知可乎

孫承祐吳越王妃之兄貴近用事每一小飲殺命數萬取鯉魚腮肉爲臛坐客數十皆足圈鹿數百庖人不暇斷唯旋割取鮮腹以供膳一飡炙凡二十品設十銀鑊搆火以次薦之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斤賜承祐承祐對使者索大銀爐作一聚焚之曰聊以祝王壽及歸朝爲節度使俸入有節無復向之豪侈然卧內每夕焚燭二炬燃龍腦二兩征范陽頓城下鱠魚召諸帥食水陸咸備性嗜魚作一黑漆大水斛貯水養魚令役夫擔負以從但恣

口腹不計其費死不數年子孫皆乞丐多餓死者楊文公手記其事因錄出以爲豪侈者戒

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杜祁公爲人淸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淸談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殁不返雖其不幸亦可爲戒

裴度屢黜場屋相者謂曰公形神稍異若不貴必餓死公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致緹繪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禱良久不取而去公知其忘追之不及待亦不至公携以歸遲明復往候之其婦人果來公問其故婦人曰父以罪被繫昨告人得一玉帶二犀帶以賂津要不幸失去不測之禍父無所逃矣公遂還其物婦人願留半公亦不受後數年相者見之大驚曰公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吾術之所能知也

劉洪欽家大富相者謂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後因嫁女求從得一妾極殊麗名蘭孫詰其家

世乃洛人父官淮西以衣冠家被俘掠劉大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之劉竟老壽

鍾輻年少負才傲物樊若水愛其才妻之以女女亦才質雙盛輻登第方得意買一妾自侍命曰青箱所在狂放久不歸一日過城邑令延留飲於樓上輻醉卧忽夢其妻以一詩慾責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翌日輻歸至采石妾忽暴死及抵家樊已死數月矣物故之夜乃輻夢於縣樓之時

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灾福故一人授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死鄂州教授爲占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了故死公生於寒微未嘗享用故生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懼修省而然耶

張商英監荊南鹽院時周師厚爲湖北提舉布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以告察訪蒲宗孟蒲劾其事周坐是降官後數年張爲舘職屬舉子于判監舒亶繳奏其簡張亦坐是奪官

潭倅張著奉時祀于南嶽舊制就壇設位敷席於地陳籩豆牲醴之品當敷席之際著以一足指畫祀罷還府墜馬折足而卒

節娥洪推貧倡郝氏女也生數歲鬻於趙氏爲養女旣長而艶郝復奪之女曰願業蠶織以奉甘旨誓無汚我俄有少年有厚利授郝郝百計誘娥娥不許一日出郊飮以酒欲强之娥悲泣終不辱會過橋投河而死郡將呂公義之因以節娥名其渡噫娥生長倡家乃能堅白自守死而不悔人非倡女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無愧耻 事見節娥渡記

査道母病思食鱖魚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冰開得魚尺許以饋後舉賢良中第四等李虛巳母喪明醫者謂浮翳汨睛舌舐千日勿藥自痊虛巳舐睛二年母睛遂明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行簡

吮敗膏不唾於地父疾遂平真宗一日令馮元談
易欲得純孝三數人如同人便裘頂帽橫經並坐
削進說之儀元遂以道等奏立召之俾日陪侍識
者吕爲至孝之報

虢州司戶王凝卒於官家素貧其妻李氏負遺骸携
其子以歸東過開封投宿旅舍主人疑其婦人而
獨携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巳暮不肯去主人
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
守節而此手爲人執乎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卽
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嘆或爲之彈指或爲
之泣下開封府尹義之奏白其事於朝賜藥封瘡
厚恤李氏而笞旅舍主人嗚呼世間婦人不識廉
耻而汚辱其身者甚多故錄此使知愧耻而有所
欽慕

劉曜獲晉散騎常侍梁緯妻辛氏辛美色曜召見將
妻之辛大哭曰妾夫巳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
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遂自殺曜嘆曰貞女也以
禮塟之

魯公以貝蛤之類人所不放而實活物命之多故常放之一日忽夢被甲者數百哀告翌日則有以兩籠蛤蜊為獻者公立放之

唐詢家因煑鷄忽有火光出於釜中發蓋視之水面盡成五色有未產鷄子其黃化為菩薩像袖手伸足眉目了然其白化為蓮花座詢家大駭誓不復食酒官衙鼓禮驗之不誣遂上於府安撫張尚書屬譚篆為文以記之

安庭栢能迎意求合得人歡心尤好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庭栢處中無不立生悔吝蔡倫與張義最相善俄至絕交李中甫兄弟久同居無何亦起爭訟人皆知庭栢間之但不知作何等語而能使人遽相忿怨如此庭栢亦頗以此自負晚年兩頰連口皆害瘡言語艱難飲食尤苦如此狼狽數年方卒

人于胞胎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然後得成為人若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及九天司馬不下命童皆莫能生始一月受鬱單無量天一黃演之炁二月

受上上禪舍無量壽天洞冥紫戶之炁三月受梵
監須延天長靈明仙之炁四月受寂然兜術天碭
戶冥演由之炁五月受波羅密不驕樂天五仙中
靈之炁六月受洞元化應聲天高眞冲融之炁七
月受靈化梵輔天高仙洞笈之炁八月受高虛清
明天眞靈化凝之炁故一月精血凝而爲胞二月
形兆坯而爲胎三月陽神爲三魂四月陰靈爲七
魄五月五行分臟六月六律定府七月七精開竅
八月八景具神九月宮室羅布十月氣足聲尚神

具九天稱慶太乙執符帝君品命主籙勒籍司命
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衞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
天司馬在庭皆所以主其生成者也因其不淨而
成胞胎神旣入胎四種始立堅凝爲地種軟濕爲
水種煖熱爲火種氣息爲風種使地水火三種雖
立非風種關通其中則兒形莫得長故自一七日
至三十有八日於胞胎中自然生三十一種風關
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機關孔竅皆得流通于其
中間第十七日又復一死蓋短座之風吹令暴卒

以堅強之普門之風吹整其體足其音聲故也如此在胞胎中凡十箇月處母生臟之下熟臟之上五繫自縛如在革囊如在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牢獄想幽冥想起如是等想晝夜悽惶急欲起出母食多食少太膩無膩太熱太冷色欲過度當風坐久游行馳走有所度越凡此之類兒皆不安亦復受諸苦惱及生地苦亦如之或以衣受或以衾受皆切楚痛當此欲生未生之際使非何所垂超之風吹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則母子徃徃兩皆

不保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如何刁曰但打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

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
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
前月餘病劇遂卒韶未患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
溫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
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
案弁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令知
縣斷此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殷肥矮矬其
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斷訖直溫復歸寢
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爾鼾甚快不曾
出直溫曰豈乃夢耶悟不復道明日以韶名字問
人或曰今樞密使王韶亦殷肥矬矮外無有者直
溫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
卒異哉（事見子由語錄）

一府帥得旨營治宮室以備巡幸帥意在媚上種種
必欲曲盡其佳嘗聚畫工作奇畫謂不得牛骨灰
塗壁則五彩不甚鮮明移檄所屬大有科索時推
官者頗有正見以劄子禀帥曰今所索太多期限
又急恐民間或至掘塚發棺則禍大矣帥方希賞

得劄大怒立將推官放罷自此無敢言者于是追索日益急民懼罪殺牛馬以應又不足果至掘塚發棺取人骨以代之

右武大夫趙公豐紹興丁丑以檄按蜀中諸郡兵歷果州宿驛舍夜半一婦人散髮前訴曰妾姓解名蓮奴李戸部家妾也戸部舊舍於此有女嫁郡守馬大夫之子以妾從嫁妾有姿色爲馬郎所近有娠戸部怒杖妾無數時妾尚有餘息戸部命掘地倒埋妾屍覆以木床然李馬二姓亦以此遂微今皆物故幸將軍掘出妾骨趙明日但爲設齋薦之而去至潼州宿東關縣驛復見解氏哭于前則巳束髮矣趙怒曰昨巳爲汝作佛事何苦復來相逐解氏曰妾因感將軍恩然妾頂骨今倒埋在下非發出正之不能生更望一言於縣守令出之妾得生路其敢忘將軍乎趙許諾遲明専遣一使具以其事懇果守王郎中王得書與之命訪求李戸部舊日婢僕惟先卒譚詠尚無恙王郎中以十數卒付詠令取出解氏骨詠恐事生不即於其處出之

忽空中有聲責誚曰汝當時手埋我豈眞忘其處也但更進前數尺發土見木床骨即在焉誚驚怖即爲掘出其骨項果在下見者莫不感傷郡爲塟于別埜時馬郎者爲東會郡幕忽一夕解氏在前歷歷具道當時事馬倉卒仆地遂卒 果州教授闕若遜記

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警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卜筮而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過半矣每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侍郎孫公袀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祕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翁書中語于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非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內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爲上天所譴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事乎孫曰有之向者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

媼相訴求離某輕易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亦何足信如公高才碩學俯拾無疑孫終怏怏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不誣也生曰某西歸當爲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鄉所遇睽離人姓字尋跡其處得之夫婦俱未有偶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歷躋膴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宛轉調護曉持從㐮待經閫逹舉二丈

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乃公秖畏天譴之功也此事外舅何雅州親聆其說于公今錄之使人知所畏避云

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謔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豈是馬默遽合驢鳴其所以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

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貢父但愴感而已自此益慚愧轉加困劇而斃蓋好謔人者但知取快一時不知一語中人其酷甚於毒刃尚安得望其壽考終吉哉事見苕溪漁隱

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爲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嘗號其里爲猪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姿淸瘦每說話輙以雙手指畫社人目爲說法馬留時邵箎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圈髮卷鬚社人目爲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轃爲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皆虀粉矣蓋口之爲禁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貫憎歛怨禍亦及之事見桐江詩話

廣西轉運王延範本江陵貴家子又富於財嘗以豪傑自許精於卜者如劉昂則許之曰君素有偏方王霸之分精於算者如徐肇則許之曰君當八少一當大貴不可言精於風鑑者如田辨則許之曰

君形如坐天王眼如嚬伽鼻如仙人耳如雌龍望視如虎當大有威德延範皆然之不知其言之不足據也於是日益矜負因寓書左拾遺青務升作隱語諷朝廷事爲人所告鞫實抵罪籍沒其家羮婺南海城外然則三子向者之說果安在哉大抵術人謬妄但知取悅一時不知誤惑於人其禍有至於如此者事見楊文公談苑續出葉石林巖下放言

樂善錄卷上終

樂善錄卷下

宋　李昌齡著　明會稽商濬校

羅瑩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瑩每以前程祈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于冥司亟歸瑩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唯父母久不塟瑩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如此則葬豈可緩乎蓋送死人之大事停喪不葬子之罪也豈得安吉事見夷堅志

猩猩褭形人面容顔端正在封谿山谷間百十爲羣共相語言灑灑可聽聞之者無不欷歔性喜酒且好屐人因以張之猩猩一見乃知張巳及其祖先姓字必呼名罵曰奴輩故設此以張我邪酒屐於我亦何愛而爾乃爲此我今捨爾而去爾將奈何旣而羣聚懽飲竟致醉倒取屐而着人乃掩羣得之嗚呼酒屐之於猩猩亦猶利慾之於人也猩猩知酒屐之禍巳而不免死酒屐之中人知利慾之喪眞而不能超利慾之外但知猩猩之不能割棄所好而不知猩猩亦將笑吾之念念戀乎火坑也

事見唐文粹

秦少游云寶應民有婚娶會客者酒方半一客逕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狂惑投身赴水主人急持之良久乃醒曰適見一婦人以詩招我我倉惶就之不知其爲水也因誦其詩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有爭如年去不來休

李丞相沆厭榮利世務罕以攖心所居陋甚不以屑

意堂前藥欄壞亦不問其夫人戒守者乃葺以試
沆沆終不以言夫人曰藥欄壞亦不問何也沆笑
曰安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又請治第沆曰身食厚
祿時有橫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關陷世界
我安得皆圓蒲如意必求稱是沆終不聽臨終沐
浴左脅而化時大暑七月方殮絕無腐氣此可見
公踐履然今士夫鮮有不以外物動其念者事見類苑
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
所在父母以訴州州委錄叅鞫之錄叅舊有求於

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水中法外凌
窘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于州州委官審覆
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叅詣廳詬罵曰豈公受
富民錢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
容易不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
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向某
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寃嘗以家財訪求女奴
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
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

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卽揭簾推出父母喜曰
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
其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
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遮垣而哭歸
傾家財飯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
曰休也其初心正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
某固好于錄叅却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
聞知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
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

檄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旣而又檄云八月
不利當以十月乂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
芻粟卽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
劾奏於朝太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
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白曰候事狀明白誅
之未晚上意亦悟止黜爲副使旣而虜入塞事皆
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

陳公洎爲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
卒公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

以病死聞泊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旣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於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爲一時聞人

符堅僭位以鳳集於闕欲大赦天下與王猛符融密議於露臺時左右悉屏去無一知者俄而市井喧傳堅疑語泄立命推究乃一黑衣小兒聲言於市曰官今大赦人因傳之堅太息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誠哉此言也始吾草赦時有一蒼蠅屢集吾筆聲狀頗異吾已怪之今果漏語其黑衣者蒼蠅乎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感疾自度必死臨終與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俛首

悲泣鄭死陸竟携資改適會上曹會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倅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跡也其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懽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遺棄我之田疇攘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於上蒼行理對於幽府陸媿駭汗流未幾果卒

劉温叟爲御史中丞時太宗皇帝尹開封知其貧賜

以五百千錢温叟對使者扃鑰如故歸白其事太宗嘆曰吾之錢尚不肯受况他人者乎亟命輦歸以成其美臺憲故事月給食錢一萬不足則以贓罰充之公惡其名不肯受一日太祖與太宗論及朝臣之清節者太宗即以其事聞太祖大加敬嘆其子烈同時爲賛善大夫燁爲龍圖學士自北齊至本朝凡五百餘年而仕宦不絶

晁太傅迥前生是靜居天主王待制素前生是玉京黃闕西門侍郎楊文公億前生是武夷君陳康肅

公堯咨前生是南庵庵主張文定公方平前生是山藏院知藏王丞相曾前生是青草堂和尚又如王文正公旦自記前生身曾爲僧與房琯太尉事頗相似寇萊公準自言初生時兩耳垂各有肉環七歳方合蘇文忠軾亦自言毎夫人初孕時夢一僧來投宿尚記其頎然而眇一目蓋陜右戒禪師也

侯叔獻爲汜縣令縣多没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圓十里河貫其中最爲膏腴佃戸百家皆成與族舊佔價一萬五千貫未賣魏公當國又欲增價五千貫買之陳道古銜命而求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堅持不可道古以魏公之意諭之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皇帝時爲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官物爲溢水所損估所損當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鈔預俵民間令買鵰翎箭捍弓弩材木以備軍需及李重進叛方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命一應負錢者皆籍其産而李誠者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

莫敢開析一例抄没至今誠之子孫一旦破碎情
相國不能恤其非辜給還其田莫若更捐價五千
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剩得五千官錢在誠
子孫亦不至狼狽郎中以爲如何道古大驚曰某
初不知之審公此言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某亦有
以塞魏公矣遂捐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召誠子
孫諭之皆泣下拜曰實公厚恩奈家貧何叔獻曰
吾有策矣即召衆佃戸謂曰汝等本出下戸以得
李莊之利皆大第高廪變爲豪民今官賣此田而
李孫獨患無力萬一爲他人所得勢必撤廪拆屋
離散而去豈復容汝輩享其厚利乎曷若百家共
醵此錢俾李氏請買我則寛其限責如此則此田
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種兩獲其利不亦
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
田矣叔獻亦以此知名不數年間遂得爲工部判
都水監

宇文通奉府居近地一少年爲縣壯丁治平改元五
月二十八日於道傍遇一老嫗携一竹杖挈青布

囊龍鍾不能行蓋關中人因游禮峨嵋山到此偶感
疾也少年逼令起行嫗曰我無他但心神煩悶得
一杯水少沃渴肺即當前矣少年自以身爲壯丁
慮嫗死爲累牽而投諸橋下里人莫不憐之是年
六月一日適天雨大水屋材蔽江而下少年恃其
善拍浮解衣赴水取薪而還既得復往人皆快之
無何水勢增急少年力困不能爭遂以溺死消水
落家人訪其屍乃與向取投諸橋下老嫗聯爲一
處其竹杖青衣囊反在少年之手雖其一時危急

不知手之取之以爭一旦之命然亦天意故以彰
其報也逼奉公目擊其事因爲傳之以示勸戒

王進賢晉王衍女愍懷太子妃也洛陽亂爲石勒所
掠舟次孟津逼以非禮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
徒公女爾胡兒小子敢辱我乎即躍身赴水侍人
名六出者亦繼死焉

頴川一異僧能知人宿命時歐陽永叔領郡事見一
女妓口氣常作青蓮花香心頗異之舉以問僧僧
曰此妓前生爲尼好轉妙法蓮華經三十年不廢

以一念之差失身至此後因郡會其妓女適侍立在旁公因以偕語告之且問今亦曾轉妙法蓮華經否妓曰某不幸爲妓日事應接何暇轉經公命取經令讀一開如流宛若素習公益異之

文穎赴官江陵寓宿郵舍夜夢一人前曰我瘞於此氣轉地崩基半淹漬極陰積沍無以避濕願爲啟瘞不勝萬幸穎以夢寐不之信既而鼾睡復夢其人曰我苦於無告故來投君奈何無一念之憐乎穎曰君墓何在曰今郵舍北十數步水邊枯楊樹下是也穎駭異黎明驗之果然立爲具棺瘞於高梁

黄魯直好作艶語詩詞一出人爭傳之時法雲秀老訶之曰公文詞之富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公曰某但空語初非實踐終不以此墮惡道也豈亦欲置於馬腹中乎秀曰李伯時但以念想在馬腹墮落不過止其一身今公艶語實蕩天下心使其信以爲然蕩而不反則踰越禮法冐犯廉耻無不至矣罪報何止入馬腹定當入泥犁也公爲之動容

王處訥獨臻星曆之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爲尚書博士判司天監舊與周祖舉兵向闕物色得之大喜因從容問劉氏何以如是享壽短促處訥曰其得數遠自以即位後專復讐殺人又好夷人之族所以怨結天下社稷不久周祖蹶然嘆息蓋是時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二人第待旦拏戮聞處訥此語亟命寛貸其逢吉已自經但誅銖而已餘不戮一人

五代之君恣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日赤某人族又明日赤某人族而欲望社稷之久可乎故梁自高祖朱全忠于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爲其子友珪所殺友貞復殺友珪而立又十年而國亡唐自莊宗李存勗於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年而邈佶烈擁兵向京師存勗遂爲郭從謙所殺邈佶烈既立是爲明宗在位甫七年而其子從榮作難遂至不起既而從珂殺從厚又三年而契丹立晋自高祖石敬塘於天福元年革命在位凡七年而其子重貴立又四年而爲契丹所滅漢自高

祖劉知遠于晉開運四年二月辛未革命知遠次
年正月丁丑逝世其子承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
破周自高祖郭威于廣順元年革命在位凡四年
而柴榮立是爲世宗雖能於五六年間取秦隴淮
右復三關然亦果於殺戮故亦不旋踵而斃始自
唐末至於國初上下凡五十餘年而天下爲梁爲
唐爲晉爲漢爲周國命凡五革陳洪進初與張漢
思爲留後左右𢿢從效死洪進推漢思爲留後而
已爲副使漢思老且懦洪進實專其事一日有狂

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
衆然不能害公者蓋公當爲此河主且人有千錢
之禄者尚不可害況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
則他日壽終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
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爲然凡帥泉
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
亦行寛貸初廢漢思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
可故漢思得以壽終行雲聞而嘆曰陳氏五侯之
報今于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鎭福州其子文

顯爲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顗文頭皆爲諸州刺史是爲五矦二如行雲之言

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爲晉相李崧收用遂得入閣及崧歸漢徐逢吉有意害之穀乃迎意搆成崧事遂及族誅其後穀死塟於昭覺寺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復爲築塞忽雷雨大作墓門洞開無一物矣張舜民聞而嘆曰陶穀平生恃險自謂其頭必當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

盧多遜亦任智數與韓王少睚眦及得志即極口傾之既而自取朱崖之行家籍於官未敗數夕前其祖塋松檟忽爲雷霆焚擊殆盡

王冀公性陰險而權譎巧於中人時同列雖已爲公所中終莫知公之中之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才名王文正公欲引爲叅政先以告公公許之既而陰以白上曰李宗諤欠王某錢三千緡今引用之在索錢也蓋叅政朝謝日賞給可得三千緡而宗諤貧俸廩不足以給婚娉舊常有借于文正故公言之因以中文正也及文正以宗諤薦則上果作色

而不從矣其巧於中人類多如此秉政日久四方饋遺不可勝紀金帛錢鏹圖書奇玩十倍于舊一日之間盡爲天火所焚無一遺者又無子平生所有一旦舉而歸諸他人如此則陰險權譎是有益於身乎

李伯時深得畫馬名法雲秀老謂曰此已可耻況念在馬死後必入馬腹不此爲懼而乃以誇諸人乎伯時懼然不覺身去坐榻曰微公言吾幾不免爲之奈何師曰但學畫觀音此念既專則彼念自薄伯時大以爲然

黃筌及居家居寶貨名畫尤善翎毛常養鷹鷂寫其神俊豢養既多供飼有闕不免掘鼠以給其後子孫有棄業而事田獵者有捕鼠而鬻于市者蓋習以爲常遂至如此又有好游妓館而子孫遂至荒淫取子奕棊而子孫遂至賭博亦習使然也大抵爲人父兄不可不正身齊家使子弟知有所法

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經段剪其兩翅閑以雕籠加意豢養熙寧六年

段忽繫獄及歸問鸜鵒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愁苦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鸜鵒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鸜哥幾時籠閉豈亦不生愁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蓋鳥飛魚潛各其性也閉而養之彼豈適其性哉向使段無許時囚禁亦未必肯信禽鳥之性果以籠閉為苦也

張道甫好養鵪鶉及青師姑以其鬬而不勝則怒拆其兩足晚年兩脚害瘡伏枕累歲一夕覺癢甚爬之則兩板皆已脫落蛆蟲擾擾盈聚其中其後尚能令皆貧入市雖其躁悶然亦天意故以令於衆也

又

有孫師韓者亦好養弄其鬬而不勝亦復如張怒拆其足後染困病久卧床中兩股為之肉破蛆虫日去日有此皆鄉里近事人所共知其脚落股破者折足報也蛆生其中者必取殺虫也夫養弄之人若積其平生所殺之數已自不可勝紀況捕之與販之者其所殺可勝言哉

王雱性險惡其父居相位凡所為不近人情事皆雱

從吏之及爲從官則已不能朝矣未幾遂卒其父一日遊鍾山恍見雱枷鐵枷杻鐵杻如重囚之狀遂捨所居半山園宅建一寺以薦雱福

大尉劉文饒好行陰德視民如子一日賜卮酒醉於上前醒乃謝曰臣非敢醉實以家奴驕縱詈加責駡既而入朝恐奴慚恚自殺憂心恍惚不覺如此上益奇之

劉三復忽記三生前曾受馬身具言馬之所以苦者在乎渴望驛而嘶渴也痛最切至者在乎傷蹄踣

肴硬物即傷蹄也傷則痛輙連心所以平生不忍乗馬苟或乘之必爲時其水草至磽确處必爲緩轡遇轍石則去之

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常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一女資儀智識特異於人不可不爲擇佳壻須得少年美風儀廣才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叅謀年方弱冠手骨秀美又大門第嘗任貳師摶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召至一見大悦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周歳

公主忽告殂國主不勝其哀怒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其一官物不與遣歸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故丁謂當政日忽舉此以語客曰某他日亦不失為劉參謀坐中失色未幾果有海康之行家籍於官孑然南歸回視前日亦一夢也

淳于棼嘗晝寢夢二紫衣吏引自宅南古槐下入俄至一城重樓傑閣金題其榜曰大槐安國既入城又見一吏迎揖曰駙馬遠來且少憩於此此東華館也居數日王引見一見大悅即以公主名瑤芳者妻之未幾出典南柯郡政大舉王甚禮焉在任凡二十年許生男子五人女子二人無何主卒方悲慟間忽然驚覺乃知是夢立命發掘其槐下果有一穴中有一臺色赤如丹二大蟻處之即所謂大槐安國都邑也又窮其穴直上南枝即棼所典南柯也棼大駭異復命掩之

樂善錄卷下 終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